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趙氏春秋集傳卷八九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集傳卷八

元　趙汸　輯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傳曰繼故言即位與聞乎故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穀梁傳曰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公羊傳曰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其稱婦有姑之辭也高抑崇曰稱婦姜見敬嬴妾也而姑之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請會也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大夫非殺不言其大夫此放也則其大夫何諸侯無

專放放與殺一體也曰放其大夫者譏其專也或稱國以放或稱人以放義與殺其大夫同也穀梁傳曰放猶屏也高抑崇曰放者投之遠方也晉與衛同爲列國而放其有罪之臣於衛是鄙衛也衛人受晉之逐臣而不辭迫於勢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宣公簒立而請會于齊求列於諸侯免於討也

公子遂如齊

左氏傳曰拜成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左氏傳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陳氏傳曰外取邑不書雖取諸我不書據傳襄二十六年齊取我高魚必有歸之者也然後書是故濟西田書取讙闡書取

秋邾子來朝

齊故也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陳氏傳曰書遂侵宋言不在陳也南北之勢於是始也後十五年而宋楚平後五十年而晉趙武楚屈建同盟于宋諸夏之君分爲晉楚之從矣南北之勢於是始故謹而書之也自是訖春秋師再有事無言遂者矣言遂者非與國伐盟主齊侯伐衛遂伐晉則盟主伐與國也事在襄二十二年晉士鞅侵鄭遂侵衛傳曰衛叛晉也事在定八年

晉趙盾帥師救陳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靈公之會諸侯不序大夫自參以上人之此趙盾之師也則其列數諸侯會之何嫌以中國紬於荆楚也自中國無伯而諸侯不序而楚君將稱君是春秋所以辨名實也然晉雖弗伯而中國之大義不以無伯而亡以楚得鄭侵陳遂侵宋稱君將矣而救陳人晉大夫會伐鄭不序諸侯是遂無中國也春秋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故當楚書君將則中國君大夫禦楚雖無功從其恒稱明晉雖不競而楚終

不可以無討所以信大義於天下也公羊傳曰此趙盾之師也曷爲不言趙盾之師君不會大夫之辭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趙穿者盾之族也

晉人宋人伐鄭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鄭伐宋受命于楚也不言伐以及戰見之也大夫生

死皆曰獲言獲言敗績師敗績而身又見獲也君獲不言師敗績重君也大夫獲言師敗績師重與大夫等也

秦師伐晉

以報崇也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此晉趙盾以諸侯之師AA爲稱人以罪晉也鄭爲楚伐宋獲其大夫晉之耻也盾興諸侯之師以伐鄭而

畏楚輙還中國益以卑矣陳氏傳曰以晉爲甚不競也楚方圖中國而晉以大夫用諸侯由是兵車之會自参以上皆人之而楚皆稱子矣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穀梁傳曰穿弑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郊趙穿弑君而後反趙盾史狐書曰趙盾弑公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爲

盾而忍弒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弒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弒其君夷臯者過在下也胡侍講曰趙穿弒君而盾首惡是盾與聞乎故也薛士龍曰君將殺盾而穿弒君則主弒者盾也穿受命而行事者也吳先生曰穿盾之族子穿之弒為盾之弒也書曰趙盾弒其君誅首惡也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來牲曰牛牛傷改卜禮也改卜牛又死異也乃不郊重其變不敢瀆也言免牲不言不郊從可知也言牛死則言不郊牛死得再卜須言不郊義乃盡也此何以書記異且言猶三望也

葬匡王

楚子伐陸渾之戎

夷狄相伐不書據文十六年戎伐楚哀四年楚克夷虎蠻氏之類皆不書此何以書近王都也陳氏傳曰窺周室也

夏楚人侵鄭

鄭即晉也晉侯伐鄭及郔鄭及晉平即何以不書以鄭之反覆乎晉楚之間非得已也故書晉楚之侵伐則鄭向背可知而凡以侵伐取成者不悉書雖晉君自將亦不書以見春秋雖責備於鄭而察其情也然猶書侵伐者所以譏晉而罪楚也

秋赤狄侵齊

宋師圍曹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穀梁傳曰及者内爲志焉爾平者成也不肯者可以肯也莒人辭不受治也伐莒義兵也取向非也乘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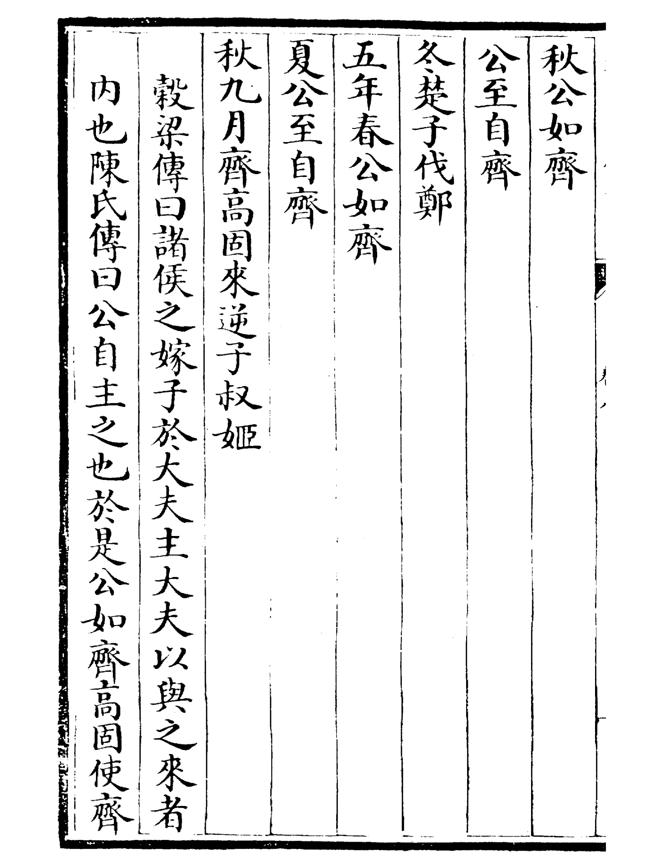
而爲利也劉侍讀曰平莒及郯義也莒人不肯吾有不義焉伐莒強也取向利也非君子之道也小邾射以邑歸魯魯使大夫盟之辭曰使子路要我無所用盟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子路可謂能以言信矣推子路之心居郯莒之閒安有不聽者哉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弑君者公子宋也則曷爲蔽罪歸生歸生正卿也而與聞乎故則歸生固爲逆首也然則公子宋無罪與以歸生受誅而宋獲免是春秋爲法書之論也法者具獄以定刑故有出入之患春秋立教誅首惡以正人心人心正則君臣父子之分明而禍亂息矣故謂晉趙穿鄭宋爲佚罪必欲成盾與歸生爲首弑然後無累於春秋是法書之謂也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
公至自齊
冬楚子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穀梁傳曰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
内也陳氏傳曰公自主之也於是公如齊高固使齊

侯止公請叔姬焉則高固伉也吴先生曰宣公負篡

國之罪倚齊以自安數朝數聘猶以爲未也甚至齊

臣强委禽焉亦與之女而不敢違又且自爲之主蓋

其身爲不義故能忍恥辱而屈於人下彼曹子臧吴

季札果何人哉强與之國義不肯受故能不降其志

不辱其身而常信於人上

叔孫得臣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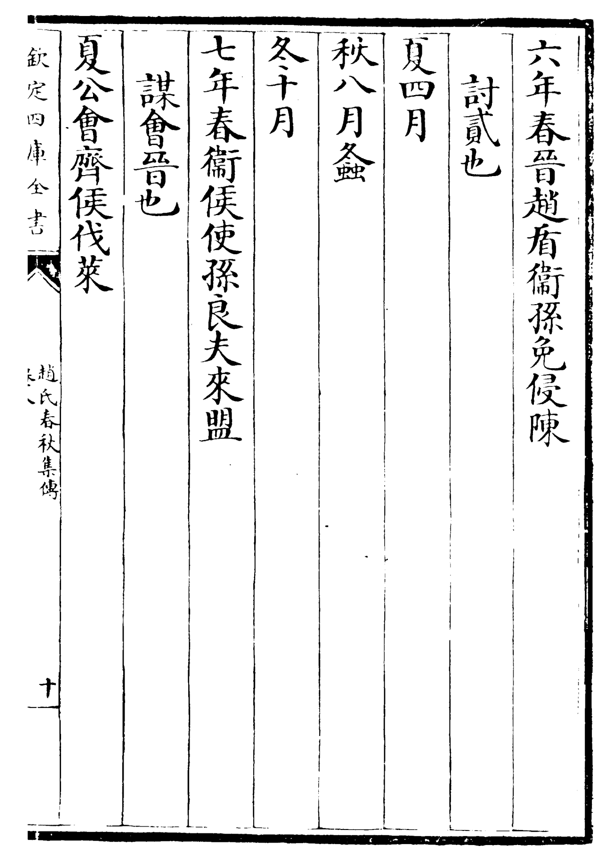
不日公弗臨也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左氏傳曰反馬也家鉉翁氏曰反馬不躬至歸寧無並行高固卿也而與婦俱來非禮也

楚人伐鄭

楚將稱君矣此曷爲稱人一役而再有事也楚比伐鄭不能服於是楚子再見故略之也略之則荀林父救鄭伐陳何以不書陳鄭一體也力不足以保陳而伐陳以救鄭非伯者救中國之道也故書侵陳舉重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討貳也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謀會晉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

秋公至自伐萊

大旱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晉靈之會盟皆不序黑壤而下何以復序諸侯成公初有志於諸侯也晉靈公再合諸侯于扈既失齊又失魯且失陳失鄭晉是以無能爲成公立而自將以伐鄭鄭既服則有事於陳於是請王命以合諸侯于黑壤而王叔桓公以涖之庶乎文襄之餘烈矣故晉

之盟會復序諸侯於是始雖然猶未書君將也

八年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

此有疾而復也曷為不言有疾據昭公如晉有疾乃復義不可言也國君外如有疾而復君禮也人臣不以死生貳君命無以疾還之道也禮賔入竟有疾而死遂也若賔死未得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朝聘而終以尸將命禮也黄齊竟也以疾還非禮也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有事謂禘也大廟曰大事羣公曰有事此大廟也則其言有事何雖大廟也爲君事言曰大事爲臣事言曰有事各以其故言之譏不在用禘故不言禘也遂公子也其曰仲何也録異恩也垂齊地也陳氏傳曰其不言公子仲遂據公子季友卒 公子叔肸卒蒙上文也大夫卒竟内不地竟外地諸侯雖不出竟地之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穀梁傳曰猶者可以已之辭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公羊傳曰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知其不可而爲之也何休氏曰禮大夫死爲廢一時之祭有事于廟而聞之者去樂卒事卒事而聞之者廢繹

戊子夫人嬴氏薨

以夫人之禮喪妾母也

晉師白狄伐秦

楚人滅舒蓼

羣舒皆東夷之國也 據成十七舒庸襄二十五舒鳩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己丑葬之日也雨不克葬者禮君葬用四綍執綍五百人遣車七乘其物備其事嚴不可以冒雨而葬也庶人縣窆不封不樹不爲雨止則大夫以上葬爲雨

止矣左氏傳曰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何休氏曰死葬之以禮故不得行禮則不葬也

城平陽

楚師伐陳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如不月茍如以四時首月則書其月非王事不敢廢時首也故如京師月

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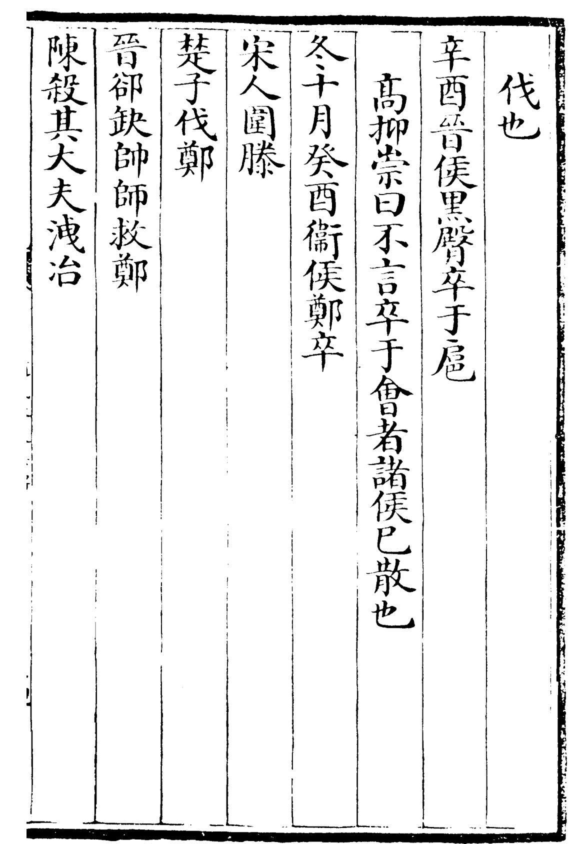
根牟微國也國而曰取不絕其祀也

八月滕子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胡邦衡曰成公再合諸侯而以林父帥師大夫猶專


伐也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高抑崇曰不言卒于會者諸侯已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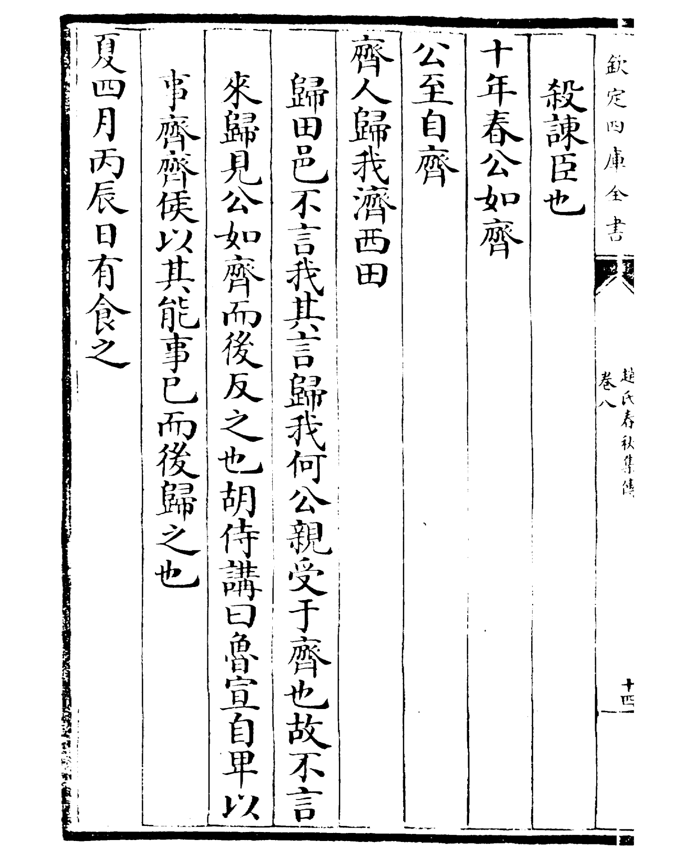
冬十月癸酉衞侯鄭卒

宋人圍滕

楚子伐鄭

晉郤缺帥師救鄭

陳殺其大夫洩冶



殺諫臣也

十年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歸田邑不言我其言歸我何公親受于齊也故不言來歸見公如齊而後反之也胡侍講曰魯宣自卑以事齊齊侯以其能事已而後歸之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穀梁傳曰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

公如齊

五月公至自齊

其月以奔諸侯之喪異之也（據成十年公如晉月）奔喪臣子之事也諸侯於天子親之者也而公不行於大國使人者也而公親之宜公之事齊恭矣而莫甚於奔其喪

是故異之異之者譏之也其後則成公如晉奔晉侯之喪甚則襄公如楚且送其喪又甚則昭公弔少姜晉人不納魯道日以卑矣而其失自宣公始然宣公所以自屈於齊者由其本之不正也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六月宋師伐滕

春秋舉重前年宋人圍滕今又伐滕其悉書之何閒晉之不競也滕小國也介於大國之間上無天子下

無方伯則爲之私而已齊桓卒而宋人執其君晉伯
衰而宋人圍其國中國之無伯小國之憂也然宋襄
執滕子而身亦見執於楚宋文圍滕而國亦見圍於
楚諸夏之無道荆楚之資也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時鄭及楚平而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則必非微
者矣其稱人何當九年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而子

良憂之至是而及楚乎豈得已也哉懼晉不足恃也

於是伐鄭取成矣俄而楚子遂盟陳鄭于辰陵以晉

大夫專伯討罪不能信義以屬諸侯又不能威楚徒

紛爭耳故人之也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季子先王之子也公羊傳曰天子之大夫也其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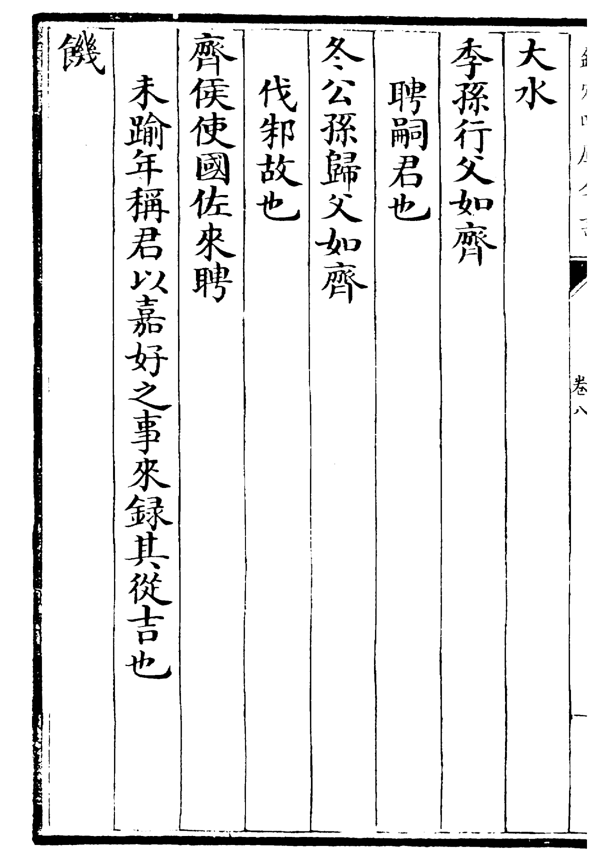
王季子何據叔服不繫王不稱子王札子不稱季貴也其貴何母弟也

何休氏曰子者王子也天子不言子弟據卒稱王子殺乃稱弟

故上李繫先王以明之陳岳氏曰天王使卿大夫來聘多矣或爵之或字之未有使母弟下聘諸侯者斯母弟矣名之不可也爵之字之則何以别於卿大夫斯不名不爵不字者是貴王母弟之義也陳氏傳曰自頃王而下王室無聘魯者於是再聘而王貴子實來則已尊已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閒齊也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聘嗣君也

冬公孫歸父如齊

伐邾故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未踰年稱君以嘉好之事來録其從吉也

饑

劉侍讀曰凶年補救不足曰饑死傷流亡曰大饑

楚子伐鄭

於是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以諸侯之師戍鄭

不書晉終不競於楚不足書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厥貉不書陳鄭以非其意也盟于辰陵楚猶未得志

焉則曷爲書之晉終失陳鄭也其不月何夷狄之盟

恒不月也據僖二十年二十二年狄盟同不月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外相會曰會于某内曰會之此其以内辭書何外夷狄也夷狄不可使與諸侯序故殊之殊之者外之也以夷狄與諸侯序不殊者必夷狄而自相會者也故申之會不殊淮夷陳氏傳曰楚方倡義於天下而晉汲汲於羣狄至往會焉晉卑甚矣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夷狄殺諸侯之大夫不月（凡三皆爲上事月）其月爲中國討賊也於是楚子伐陳遂入陳殺夏徵舒則其先書殺後書入何（據晉侯書入曹執曹伯）修春秋之辭也入人之國者夷狄之強也討賊者天下之公也不以夷狄之強廢天下之公故先正其討賊也穀梁傳曰此入而後殺其不言入何也明楚之討有罪也陳氏傳曰不書入而後殺與之以討賊之義也是討賊一事也入一事

也楚亟稱子矣自宋萬而下無討賊者雖討之不以其罪且百年於此則楚之討夏徵舒其曰楚子何春秋之法惟討賊不以内外貴賤恒稱人也公羊傳曰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爲無道者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

丁亥楚子入陳

外師入中國不日（據荆入蔡狄入衛楚人入鄭）此其日何既正其

討賊則入陳不可與猾夏同文故曰以別之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陳氏傅曰凡奔非其罪納之者罪也則但書納公孫寧儀行父與君滛者也則其不書奔何徵二子則楚師不出徵舒不討靈公不葬徵二子則楚師不出徵舒不討靈公不葬然則宜納者也則其書納何二子足以免於奔而已而納之者楚子之過也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楚子圍鄭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此救鄭而敗績于楚則曷爲從其恒稱不絶晉之禦楚也晉牽諸侯以攘夷狄者也當晉大夫自將以禦楚子雖無功猶不奪其恒稱楚終不可以無討也

秋七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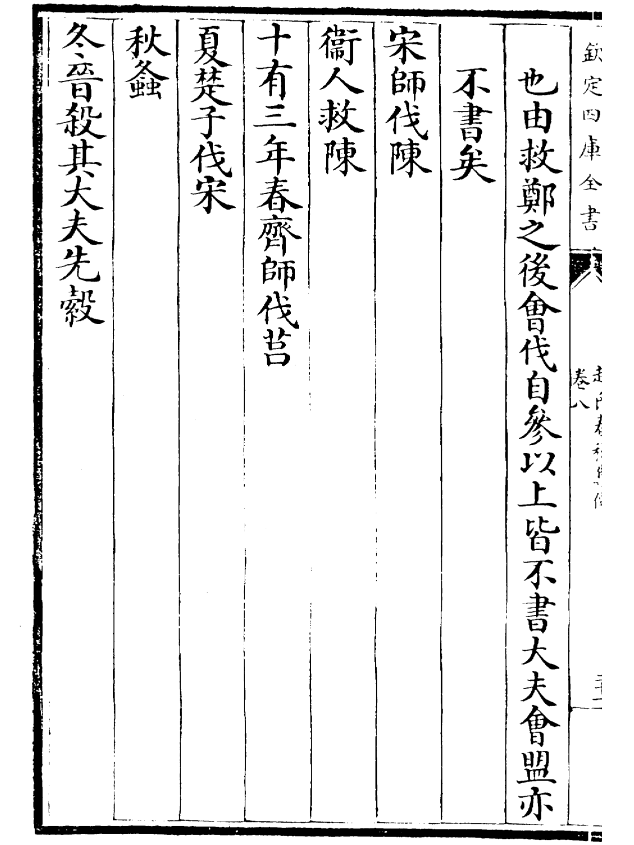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夷狄滅小國不月大國則日此附庸也其日何危及

宋也楚既得陳與鄭即圖宋蕭宋之附庸也滅蕭所以偪宋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此晉先穀宋華椒衛孔達也曷爲稱人楚子圍鄭滅蕭矣而晉大夫區區強三國以同盟由是衛背晉救陳楚圍宋三時而晉師不出晉盟不足賴矣故晉主夏盟恒日略不序諸侯不日此又不月以異之左氏傳曰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陳氏傳曰中國無伯



也由救鄭之後會伐自參以上皆不書大夫會盟亦不書矣

宋師伐陳

衛人救陳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夏楚子伐宋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爲救陳故以説于晉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晉君將嘗不書矣楚入陳得陳圍鄭得鄭且將圍宋也而晉師不出楚之得志於諸侯未有甚於此時也景公爲邲故伐鄭告於諸侯蒐焉而還則其書之何中國不可以終無伯也楚之得志於諸侯未有甚於

斯時者而晉師不出則諸侯皆楚之從矣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諸侯皆楚之從而無伯者以斥之是無中國也景公始有志於文襄之業自伐齊而後一合諸侯伐鄭四同盟皆其君親之於是齊魯從而鄭服楚亦無能爲是故晉侯伐鄭始書之予之以復伯也

秋九月

爲下葬月也（凡圍國著例不月）

楚子圍宋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楚以兵加宋魯常迎而會之（僖二十一年公會諸侯盟于薄二十七年公會諸侯盟于宋）以宋絀則及魯也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陳氏傳曰凡平不書必關於天下之故也而後書有爲楚平者矣於陳不書（文九年）於鄭不書（宣十年）至宋始

書之宋及楚平矣僖二十四年宋及楚平至莊王始書之必宋從楚必莊王得宋天下將有南北之勢春秋特致意焉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此荀林父也曷爲稱師以晉人之釋楚而甘心於羣狄也茍舍其大而圖細則中國之威頓而伯業墮非經遠之略也宋人距楚踰三時庻幾晉之能恤病也晉人以爲天方授楚不可與爭顧閒赤狄之衰而逞

其志是故晉大夫將以禦楚雖無功悉書其人而荀林父滅潞氏不書隨會滅甲氏不書凡滅外裔雖君將不書日此以其君歸故曰

秦人伐晉

此秦桓公也曷爲稱人晉秦之不交兵十有四年矣晉旣敗績于楚又方有事于狄秦人不懲再世連兵之禍乃乘其隙而伐之以啓釁于晉焉故秦君自將稱人而晉敗秦師于輔氏不書略晉而罪秦也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陳氏傳曰兩下相殺雖王卿士不書據傳昭十二年劉獻公殺甘悼公十八年毛得殺毛伯過之類此何以書斥王之辭也於是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殺召戴公及毛伯衞王孫家人也而爭政王子一日而殺二卿則譏不但其人也是故終春秋纔一再書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皆斥君之辭也穀梁傳曰王札子者當上之辭也殺召伯毛伯不言其何也兩

下相殺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矯命以殺之非忿怒相殺也故曰以王命殺也以王命殺則何志焉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爲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爲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

秋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初税畝

初税畝者何井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私田之畝復十取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蓋十取其二始於宣公也穀梁傳曰初者始也古者十一籍而不税初税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税畝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取民爲巳悉矣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

取焉公羊傳曰始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籍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

冬蝝生

蝝螽子也不月不成螽也不成螽何以書爲一歲再生記異也

饑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夏成周宣榭災 災從公穀經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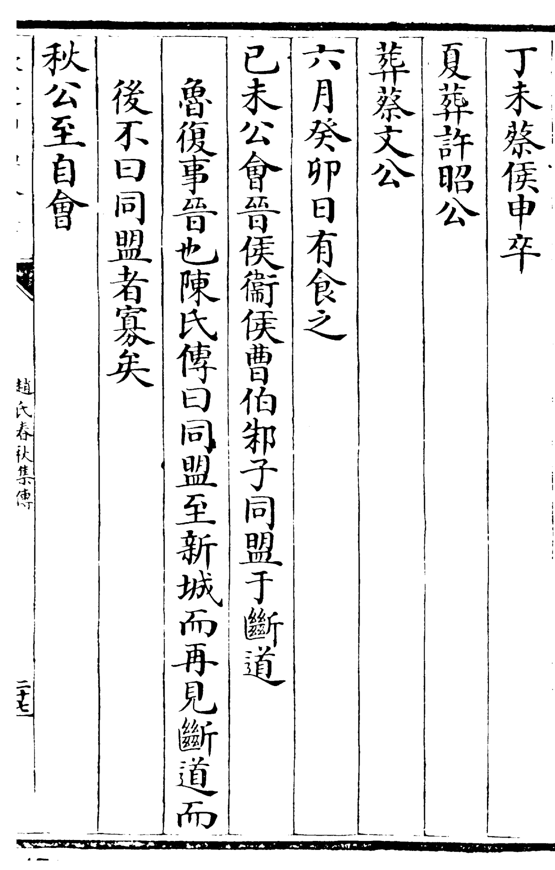
公羊傳曰成周者東周也據成周乃王城下都之總名宣榭者何宣宫之榭也胡侍講曰以宗廟之重書之也據考古圖閎敦稱王格于宣榭

秋郯伯姬來歸

伯姬始歸于郯何以不書以其見出書來歸重其變故略其常也

冬大有年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魯復事晉也陳氏傳曰同盟至新城而再見斷道而後不曰同盟者寡矣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先君之子稱公子有謂稱弟肸公子也則其稱弟以卒何以公之喪其母弟舉其重者卒之也非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喪以大夫之禮也公以大夫之禮喪其弟則卒之記禮之變也葢内女非夫人不卒卒紀叔姬外夫人非内女不卒卒齊王姬皆禮之變也記禮之變則曷爲兼稱字録異恩也宣公以庶篡適於是喪其母弟恩視季友仲遂而得爲世卿以比桓莊之

族也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晉文公卒齊不復從晉盟魯侯伐莒皆以閒晉也晉是以不競于楚而歷三君問不及齊齊東方大國也晉不得齊則諸侯不附景公爲斷道之會始徵會于齊而齊侯不至於是自將以伐齊庶乎知所伐矣

公伐杞

陳氏傳曰自是内不言君將征伐在大夫矣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戕弑也左氏傳曰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其不名鄫子卒不志於魯也例在僖十九年不日以别於在外而羅難者也據邾人執鄫子用之書日何休氏曰刺鄫無守備也范甯氏曰惡其臣子不能距難也

甲戌楚子旅卒

楚人始告喪而往弔也楚何以卒而不葬卒舉周爵

而正其名則來赴以諸侯之禮也喪者以號配謚楚僭王號雖我有往不可言也公羊傳曰吴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

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大夫還不至其曰還自晉何爲奔言故也奔不言出道亡也不日例見閔二其罪有關乎一國之故與他大夫

之出奔者異也魯自東門遂弑適立庶而大夫益專

歸父知三桓之強而公室之弱也欲以晉去之謀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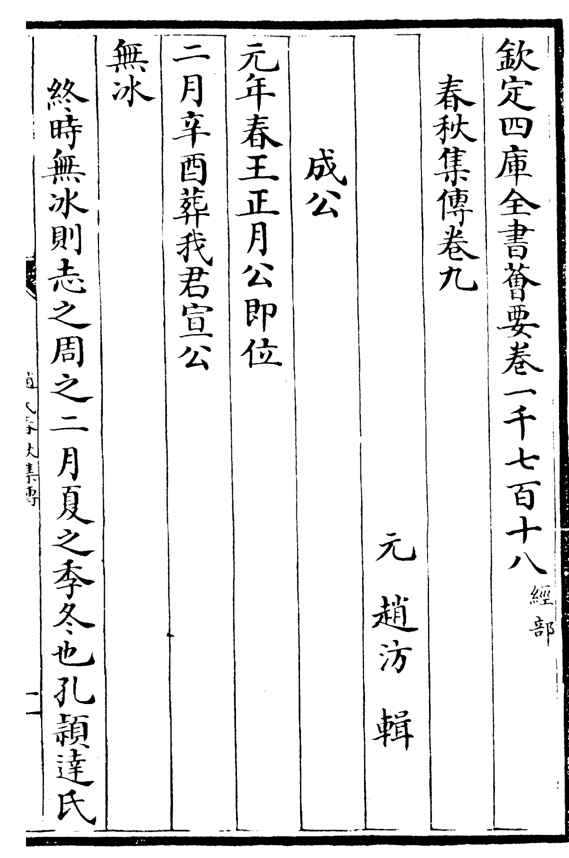
公而遂如晉其濟則仲氏一三桓也不濟則君受其

名此亂臣之濟惡者也夫爲國者不能以禮馭臣而

欲援大國之力以鉏其強宗未有不亂且亡者故公

子憖奔齊亦不日憖欲援晉以出季氏也

春秋集傳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七百十八　經部

春秋集傳卷九

元　趙汸　輯

成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終時無冰則志之周之二月夏之季冬也孔頴達氏

曰以盛寒之月書之也此月無冰則終無冰矣

三月作丘甲

志重賦也丘四邑十六井也甲猶兵也古者謂甲兵魯之言丘甲猶晉之言州兵鄭之言丘賦也見僖十五年昭四年

周制軍賦起於井而成於甸自天子至於諸侯大夫皆以甸賦之甸四丘也自諸侯不給於征伐而後加賦於民故晉有爰田而後作州兵魯初稅畝而後作丘甲公羊傳曰始丘使之也其車徒卒伍之數不

可知矣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不月略之也凡内大夫特盟諸侯恒略之惡其伉也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夷狄敗中國不日據外相敗日王師敗績于茅戎何以不月王師天下莫得較故異之於諸侯也劉康公曰伐戎不書諱之也公羊傳曰曷爲不言敗之者王者無敵莫敢當也穀梁傳曰不言戰莫之敢敵也陳氏傳

曰戰然後言敗績此不戰何以書敗績言自敗也劉
質夫曰書曰王師敗績于茅戎而尊尊之義與王師
自取敗之道咸見矣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貳於晉也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
績

齊師者齊侯也一役而再有事者略言之用衆焉稱師齊侯伐魯反過衛衛侯使孫良夫侵齊遇齊師戰焉故但言師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内會師不月雖君將不月茍會戰也則月會而日戰

據桓十三年公會紀鄭及鄭宋衛燕戰

此其取戰之日加之會之上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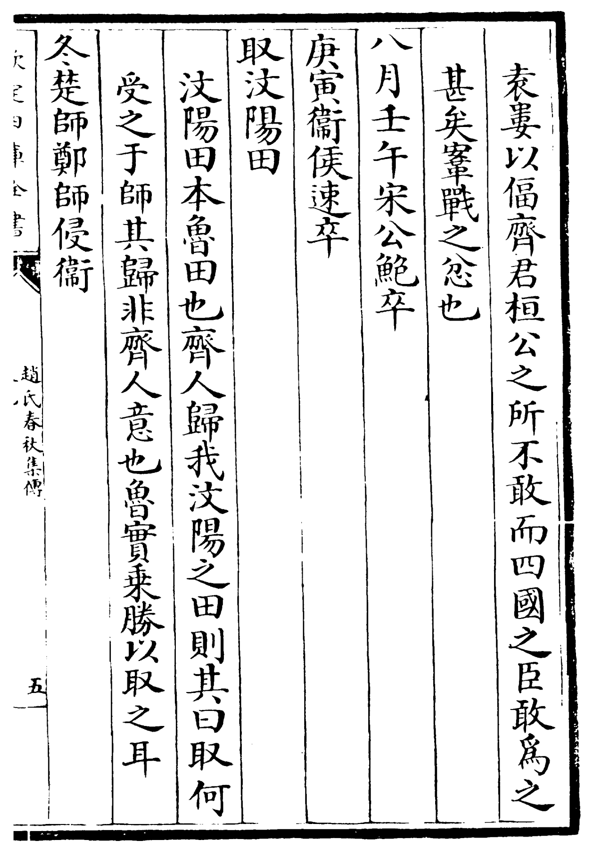
不正其四卿帥師師會戰以自爲功故異其事也穀梁傳曰日其悉也曹無大夫據經不書大夫其曰公子何也以吾之四大夫在焉舉其貴者也陳氏傳曰凡帥非卿不書據傳文三年晉救江不書先僕襄十七年衛伐曹不書孫蒯之類雖卿也非元帥亦不書據傳襄元年宋圍彭城書晉欒黶不書荀偃宣三年戰大棘書宋華元不書樂呂之類書四卿是各自帥也會伐不言帥師此其言帥師何四卿並出各自爲帥也自文之季年而無使介至是而無將佐魯三家之勢成矣於是衛未有大夫將

書孫良夫曹無大夫書公子首而賞搴之功晉於是有六卿征伐在大夫不獨魯也以四國之臣戰齊君甚矣搴戰之忿也胡侍講曰成公初立四卿興師並出雖無人乎成公之側有不恤也然後政自季氏出矣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如師者講盟也曷如不言來盟于師據楚屈完言來來盟于師盟于師前定也如師者盟非前定也可不可未可知

之辭也公羊傳曰逮乎袁婁而後與之盟也穀梁傳曰鞌去國五百里袁婁去國五十里據傳國佐言背城借一則袁婁近齊國都明矣今臨淄縣西有袁婁壹戰綿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君子聞之曰夫甚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齊有以取之何也敗衞師于新築侵我北鄙敖郤獻子齊有以取之也陳氏傳曰齊桓合九國之師以臨楚屈完來盟于師桓不欲以臨楚盟屈完也退而盟召陵以禮於楚子齊侯使國佐如師而進盟之於



衰婁以偪齊君桓公之所不敢而四國之臣敢爲之甚矣搴戰之忿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速卒

取汶陽田

汶陽田本魯田也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則其曰取何受之于師其歸非齊人意也魯實乘勝以取之耳

冬楚師鄭師侵衛

此公子嬰齊也其稱師何楚未書大夫將也侵衞遂侵我以救齊也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楚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嬰齊楚令尹也而以諸侯大夫之禮與之接不可以但名之也不名之而曰公子（據楚稱王子）則亦假周制以録其君臣焉耳公及大夫盟則諱公會之何以不諱盟甚矣會不待變文而後爲譏也凡春秋辭從主人而善惡自見皆不待變文

而後爲譏者也故盟諱公以示義則會從其恒辭以見實然則公何以會嬰齊侵我而與之成也侵我何以不書以公之會諱之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會而後盟間無事則地會不地盟據溴梁大夫盟間有事則地會地盟據葵丘及諸侯大夫盟于宋此非有事也則其再言地何會與盟事異也公與盟自參以上不言及雖會大

夫不言及據
泉翟會與盟事異則曷爲言公及之一役

而再有事者因上文也會稱公子嬰齊盟曷爲稱人

會從其恒稱以見實則明變文以示義故宋華元陳

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皆不書楚大夫初會

盟中國也晉大夫會盟王人則不言公楚大夫會盟

中國則其言公何楚師侵衛遂侵我宿師魯地合南

北諸侯之大夫十有一國以爲是盟而晉師不出於

魯何譏焉故不諱公也其日以公在也例在僖十一年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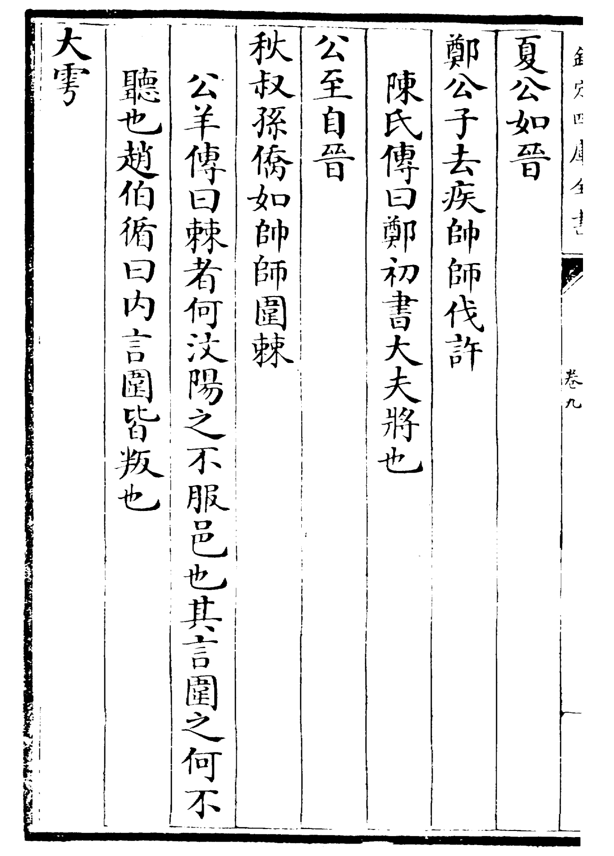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穀梁傳曰新宮災者禰宮也迫近不敢稱謚恭也公羊傳曰宣公之宮也宣公則曷爲謂之新宮不忍言也廟災三日哭禮也何以書記災也

乙亥葬宋文公



夏公如晉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陳氏傳曰鄭初書大夫將也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公羊傳曰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趙伯循曰内言圍皆叛也

大雩

晉郤克衞孫良夫伐廧咎如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衞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

丁未及孫良夫盟

公與大夫盟雖來涖盟猶諱之大夫終不可以盟諸侯也陳氏傳曰聘而遂盟之於是始

鄭伐許

何休氏曰謂之鄭者惡鄭與楚比周數侵伐諸夏故夷狄之也孫明復曰鄭襄公背華即夷一嵗而再伐許故狄之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冬城鄆

戴少望曰鄆有二東鄆莒邑魯所爭也西鄆魯邑今新城者也鄆讙龜陰三邑皆汶陽之田本杜氏魯既得汶陽故城鄆以爲固也

鄭伯伐許

狄之則曰鄭伯何易世矣故著其恒稱也其未踰年

而自將以濟惡因可見矣

五年春王正月杞伯姬來歸

此非罪出也（據辛書杞叔姬）其以出辭書之何婦人之義從一者也苟乖從一之義一以出辭書之於是特書其月（據郯伯姬不月）以別於罪出者然則叔姬始歸于杞何不書以書來歸故略其恒辭以異之

仲孫蔑如宋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左氏傳曰晉荀首如齊逆女宣伯餫諸穀然則非國事也書之如國事然政在大夫也

梁山崩

梁山晉望也曷爲不言晉古者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故不繫之國公羊傳曰爲天下記異也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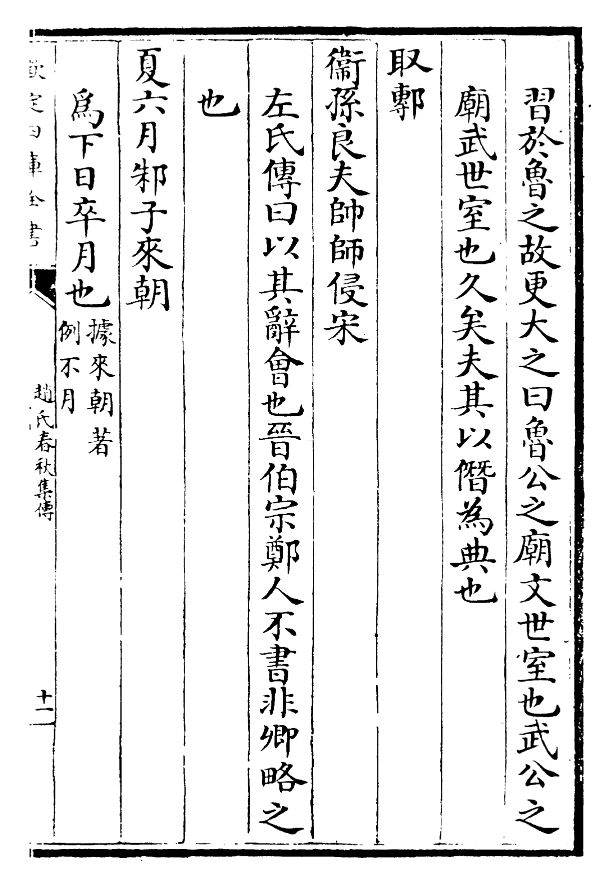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

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宫

公羊傳曰武宫武公之宫也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宫非禮也高抑崇曰武公佐宣王南征北伐有功故謚曰武季孫行父以搴之功再立武宫與魯公為二祧葢僭天子之禮若文武二世室也劉侍讀曰魯諸侯也而僭天子之禮雖欲尊其祖鬼神不享也而學者



習於魯之故更大之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久矣夫其以僭爲典也

取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左氏傳曰以其辭會也晉伯宗鄭人不書非卿略之也

夏六月邾子來朝

爲下日卒月也 據來朝著例不月

公孫嬰齊如晉

左氏傳曰命伐宋也

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左氏傳曰晉命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陳氏傳曰楚初書大夫將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欒書帥師救鄭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爲不郊言故且記異也

吴伐郯

陳氏傳曰吴初入伐中國也左氏傳曰吴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吾亡無日矣

夏五月曹伯來朝

爲下事月也

不郊猶三望

言免牛不言不郊言不郊閒有事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公至自會

吴入州來

杜元凱曰州來楚邑陳氏傳曰吴楚之交兵不書據傳

伐楚伐巢伐徐子重七奔命至是始書之左氏傳曰是以始大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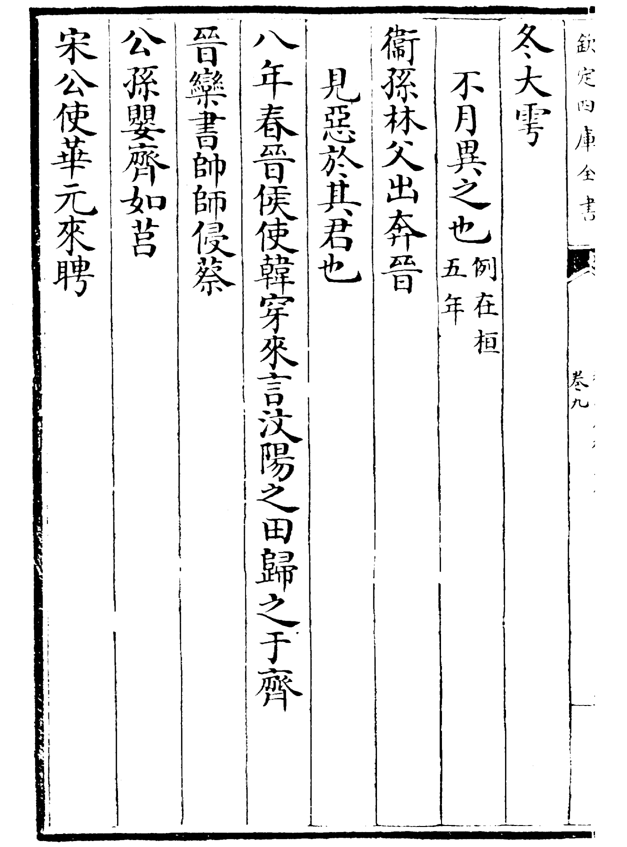
吴於上國晉人為之也盟於蒲景公將始會吴吴不

至於鍾離而後至盟於雞澤悼公又逆吴子吴子不

至於戚而後至吴之為蠻久矣其不敢自列於諸夏

而晉求之急將以罷楚也楚罷晉亦不復伯矣入州

來不可以不録其始也



冬大雩

不月異之也例在桓五年

衛孫林父出奔晉

見惡於其君也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晉欒書帥師侵蔡

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來納幣不書據紀伯姬齊子叔姬不書來納幣使卿則書之從史文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其曰天子賜之何不請命而來錫也昔者文公即位天王使毛伯來錫之命而叔孫得臣如周拜則以魯人嘗請之也據詩序季孫行父請命于周即此事作頌爲將躋僖公成公即位

八年矣而召伯以錫命來以錫命來而不往拜則魯人未嘗有請也天子之爲天王也賜之爲錫也一也向也追命桓公則王不稱天此未嘗有請而來錫其曰天子何也隱桓之際王命數及于魯則猶足以寵諸侯也王命猶足以寵諸侯而追命桓公則非禮莫大乎是故爲王惜之伯者不作王室愈卑定王崩魯人葢弔而不葬然且來錫公命自是終春秋無來錫命而王人亦鮮至於魯則王命不足以寵諸侯焉耳

王命不足以寵諸侯而不請來錫於王何譏焉故不曰天王而曰天子不曰錫而曰賜異其文以異其事而已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內女爲夫人來歸卒不繫其國據子叔姬叔姬來歸則曷爲以杞卒之非罪出也非罪出而繫之以杞者無絕道也內女來歸不卒此卒而繫之杞則以夫人之禮成其喪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

左氏傳曰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衛人來媵

來媵常事也不志志晉衛與齊人來媵見非常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異其事也穀梁傳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爲之也李

堯俞曰叔姬既絶矣生不復奉其祭祀死豈可成婦

於祖宗乎是則魯不得使逆之杞不得歸葬之杞魯之不正均矣其不書葬何魯不會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自馬陵以來諸侯未有二也則其曰同盟何晉懼失諸侯也諸侯之從於晉者類非誠服也晉人亦知自反矣乎馬陵未幾而受孫林父之奔以隙衛反汶陽之田以攜魯志不得於楚而侵蔡威不足以及吳而

伐鄭以是道宗諸侯雖日同盟無益也故晉主夏盟

恒日於是特不日以異之王貫道曰甚哉晉景公之

不智也盟而可保蟲牢足矣何必馬陵馬陵足矣何

必于蒲五年之閒凡三同盟不即乎人心甚矣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不言逆者親迎也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致女常事也不志使卿則志之孫明復曰致女使卿非禮也何休氏曰古者婦人三月而後廟見成婦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之必三月者取一時足以别貞信也貞信著然後婦禮成故婦人未廟見而死則歸葬女氏之黨

晉人來媵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

於是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則其稱人以執何非伯討也中國無伯鄭之反覆乎晉楚之間有自來矣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竊會公子成于鄧即往朝于晉鄭非果於叛晉也晉人執鄭伯以伐鄭而歸鍾儀使求成於楚則何以罪鄭爲哉故雖討貳但稱人而鄭伯歸于鄭不書

晉欒書帥師伐鄭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

潰者不日據蔡潰沈潰鄆潰皆不日其日以譏晉也同盟潰于夷狄而不能救譏之故日以詳之也

楚人入鄆

一役而再見者恒稱人

秦人白狄伐晉

鄭人圍許

示晉不急君也

城中城

中城者郛内之城也高抑崇曰莒以無備而潰楚人入鄆故懼而城之也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晉命也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穀梁傳曰夏四月不時也五卜強也吳先生曰二月下旬初卜三月上旬二卜三月中旬三卜不從則不

郊矣乃於三月下旬四卜四月上旬五卜不從而後不郊瀆神甚矣公羊傳曰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於是鄭伯歸于鄭曷爲不書罪不及失國也執君歸不書（據襄十六年莒子邾子十九年邾子哀四年小邾子）必伯主釋有罪而後書（據曹伯襄衛侯鄭曹伯負芻）苟罪不及失國則固宜歸者也公會伯國侵伐恒書至此其不致何晉景公疾晉人急

於得諸侯乃立太子州蒲爲君而會伐鄭悖其父子之教異於他君討貳故不致以異之

齊人來媵

公羊傳曰三國來媵非禮也左氏傳曰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丙午晉侯獳卒

秋七月公如晉

奔喪也不言葬公在晉也左氏傳曰晉人止公使送

葬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

諱之也

冬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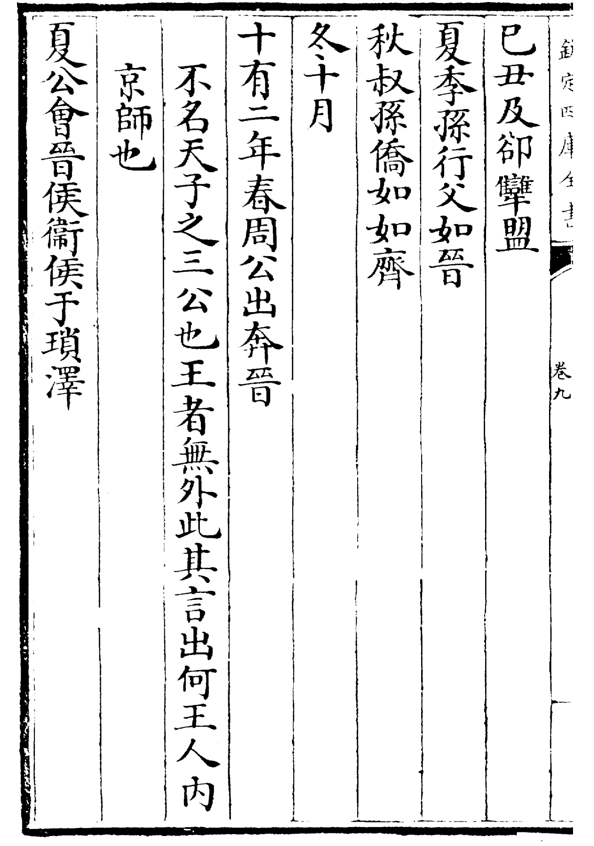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凡九月乃得歸也其月以奔諸侯喪異之也據公如至至皆

不月左氏傳曰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

而後使歸

晉侯使郤犨來聘



己丑及郤犨盟

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不名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王人内京師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晉楚成也杜元凱曰晉既與楚成合諸侯以申成好

然則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盟于宋西門之外何以

不書陳氏傳曰晉楚嘗同盟矣不書至襄二十七年

特書之語出章指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不月以中國敗狄人略之也據外相敗日陳氏傳曰中國

敗狄人皆不書惟晉特書之病晉也楚方聘魯平宋

合諸侯之大夫于蜀討陳夏徵舒觀兵于雒矣而晉

區區爭地於羣狄是故宣成之春秋晉有事於秦楚或略不書而甚詳於滅狄以是為晉衰也晉之衰也諸夏之憂也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陳氏傳曰外乞師不書必盟主也而後書乞卑辭也見晉之無以令與國也

三月公如京師

其月尊京師也諸侯相如不月雖來朝不月必公如京師而後月諸侯朝天子正也范甯氏曰實會晉伐秦過京師也因其過而朝故正其文使若本自往然

公羊傳曰不敢叛天子也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於是公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則其但言自京師何不以伐秦累王室也秦晉之交兵以復怨也

而晉侯以諸侯朝王而後會伐乃若受王命以伐秦然無益於中國之故而使天子受其名故但序諸侯而劉子成子不書不以伐秦累王室也陳氏傳曰於是戰于麻隧秦師敗績則其但書伐何略之也自狄秦以來秦晉人相加兵皆略之是故戰于麻隧秦師敗績但書伐秦戰于櫟晉師敗績但書伐晉以爲不足詳也

曹伯廬卒于師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莒初志卒以同盟也徐邈氏曰莒行夷禮君終無謚故不書葬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晉侯強歸之也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不可既歸使郤犨送而復之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陳氏傅曰夫人婦姜氏有姑之恒稱也若妾姑也則不書氏是故有成風則出姜不氏有敬嬴則穆姜不氏所以別適姑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衞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公羊傳曰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爲人後者爲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

是使嬰齊後之也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陳氏傅曰執未有稱爵者此其爵晉侯何討有罪也曹伯之罪不著於春秋曷以為討辭書之曹伯殺太子而自立者也然則負芻之罪曷不著於春秋曹伯盧卒未有即位者公子與太子爭立猶兩下相殺而

已矣書殺太子是有二尊也猶兩下相殺而已矣則其討之何不討之則適庶之亂將接迹於天下是故特書晉侯陸渟氏曰稱晉侯者以執當其罪又歸京師得侯伯討罪之禮也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背晉成也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再書宋華元從史文也春秋有因上文者謂一事而再見者也奔大夫有出以罪而歸非其罪者有歸以罪而出非其罪者其事殊其義異則雖無中事不得因上文也華元以宋公卒公室卑不能討有罪而去位僅足以免於罪而已既有許之討者然後歸卒討

之庶幾能立法者也大夫歸言所自者必嘗有力者也此未至晉則其言自晉何見其所以得歸也華元非挾晉以自重則爲魚石矣大夫出入非罪不書此非有罪也曷爲出書之歸書之爲其殺一司馬出左師大司寇少司寇大宰少宰五大夫不可不詳其故也

宋殺其大夫山

此蕩山也不氏例見僖二十八年弱公室殺公子肥則討當

其罪也

宋魚石出奔楚

於是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奔楚皆卿也則其但書魚石何魚石左師也其族同其志同則書重而已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吴于鍾離

吴著其君也曰吴以號舉也其言會又會何是兩會

也大夫會大夫一也大夫又相與會吴一也不以夷狄會中國故自相為會然後會之也穀梁傳曰會又會外之也公羊傳曰曷為殊會吴外吴也陳氏傳曰晉初以諸侯之大夫會吴也於是大夫自為會矣左氏傳曰始通吴也

許遷于葉

遷國月 據邢遷于夷儀衞遷于帝丘皆月 此何以不月從夷狄也許偪于鄭請遷于楚故遷于葉于夷于白羽于容城皆

不月以別於中國之避夷狄而遷者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穀梁傳曰雨而木冰也志異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鄭叛晉也楚人力不足以爭鄭於是以賂求之楚不得鄭則不能圖中國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穀梁傳曰日事遇晦曰晦楚不言師君重於師也然泓之戰宋公身傷而但言師敗績則為中國諱也此不為楚子諱外夷狄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謀伐鄭也不見公者晉侯也以公後鄢陵戰期且用

僑如之譛也何以書據見止不書譏不在內也程子曰君子正巳而無恤乎人魯之後期國難故也晉侯不見公非矣彼曲我直故不恥也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王人會伐自單伯而後不書據王叔桓公劉康公成肅公此其書尹子何不能服鄭也鄢陵之役自城濮以來於是再見而鄭不服厲公無道其大夫方欲釋楚以為外懼

則雖一戰勝楚鄭人固有以量之也厲公不能自反
修其所以復伯者而請以王臣會師於是三合諸侯
伐鄭而鄭人從楚益堅則中國之威頓矣故君子單
伯相繼而出悉書之

曹伯歸自京師

釋有罪也天子嘗釋衛侯矣不言自京師此何以言
自京師負芻之罪宜廢而天子不能正則以累乎京
師也但曰曹伯何以天子釋之故不名以別異之也

公羊傳曰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于曹何據曹伯襄復歸于曹易也其言自京師何言甚易也孫明復曰曹伯歸自京師天子釋之之辭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用僑如之譖也舍寘也劉侍讀曰不稱行人從公也執之者以歸也伐而未至而著舍之于苕丘故不言以歸也穀梁傳曰執者致據姞至而不至公在也執者不舍據晉執叔孫婼因之於箕不言舍而舍公所也據公在苕丘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於是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則其但書奔何以奔告諸

侯也齊出高無咎放高止但書奔皆從告也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公至自會

鄭康成曰伐而致會於伐事不成

乙酉刺公子偃

內殺公子言其故 據公子買不卒戍 此其但言刺之何其故

不可言也公將有行穆姜以僑如之意欲去夫二家者指偃與鉏曰汝不可是皆君也僑如之情非偃與鉏之所知也既魯人出僑如季孫歸而刺偃遷怒也

十有七年春衞北宫括帥師侵鄭

鄭子駟侵晉虛滑衞北宫括侵鄭救晉也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衞侯曹伯邾人伐鄭

王人未有書二卿者其以二子會伐何伐鄭而鄭不服也厲公親以六國之師伐鄭而過楚輒還能驟合

諸侯而不敢復當楚則二卿之行失威廢命而已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不重言諸侯二子與盟也狄泉之盟諱王子虎此其不諱何中國無伯王室之憂也以二卿奉王命以伐鄭而鄭不服於是下盟諸侯不足諱矣自是晉有諸侯之事王人與盟皆不諱矣據雞澤平丘

秋公至自會

齊高無咎出奔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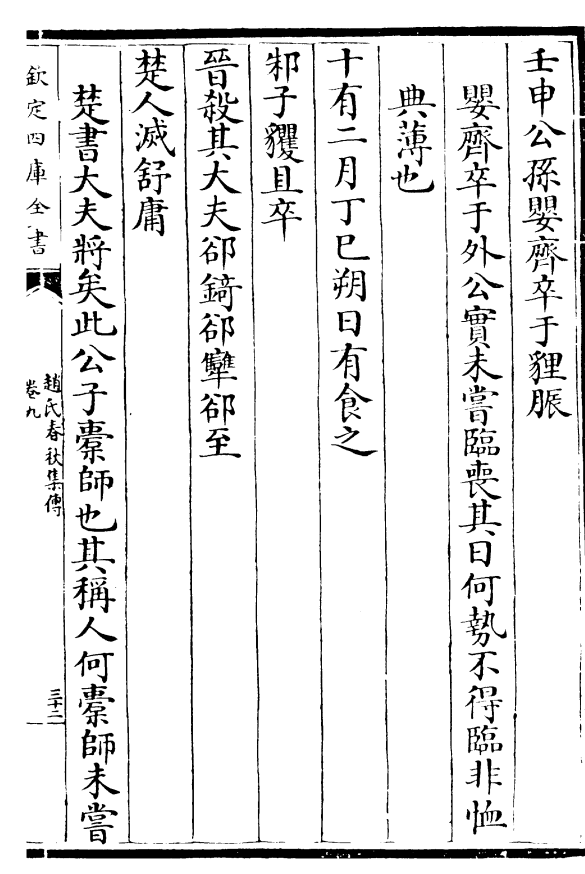
九月辛丑用郊

用郊者用其禮也郊之祭以祈農事也以其非爲農事而以郊禮爲之故曰用郊古者天子有大事則類造于上帝類之言類也其禮類乎郊也成公以頻年出師未已故竊類造之義用郊禮以祈焉僭且異矣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衞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嬰齊卒于外公實未嘗臨喪其曰何埶不得臨非恤典薄也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楚人滅舒庸

楚書大夫將矣此公子槖師也其稱人何槖師未嘗

爲中國患也春秋書楚與中國異以楚大夫將而稱名氏必其人能爲中國患者也春秋爲中國而作苟其人爲患不及中國春秋奚治焉是故公子嬰齊帥師凡四見公子貞帥師凡七見則雖伐吳從其恒稱而陽丏囊瓦交兵於吳橐師滅舒庸但人之則皆未嘗爲中國患者也以其未嘗爲中國患則不復詳其名氏志夷狄之相攻滅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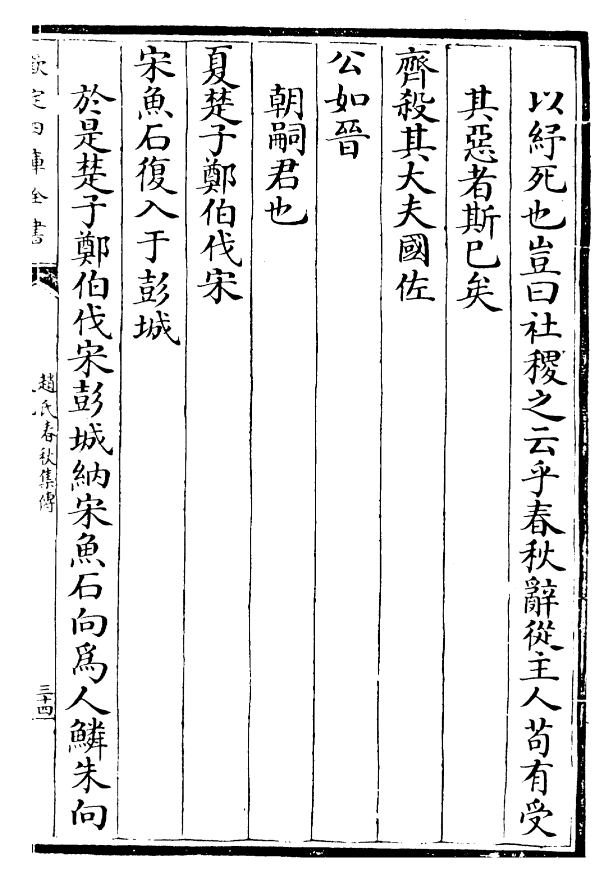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此欒書中行偃將弒其君而殺其大夫也其曰國殺何書偃之罪不著於春秋則其殺胥童固不以兩下相殺告也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弒君者欒書中行偃也則其稱國以弒何不以賊赴也例在文十六年晉厲公欲盡去諸大夫而立其所嬖一朝而尸三卿書偃為政懼將及也幽厲公而殺其與為亂者既則弒公而葬以庶人不入于兆逆孫周于京

師以立之踰月即位是蓋以易位來告者也吾魯史也於書偃之事何知焉書曰晉弑其君而有受其惡者矣其日謹之也然則古者有貴戚之卿何也非天子不得廢置諸侯以貴戚之卿而易置人君非臣禮也蓋古者有社稷之臣國亡與亡國存與存義足以匡君而弗聽則有易位之權謂若伊尹者然後可也春秋世卿之柄國者皆其君之罪人也欒書搆郤氏而陷之死將以擅晉也與中行偃殺胥童而弑其君



以紓死也豈曰社稷之云乎春秋辭從主人茍有受其惡者斯已矣

齊殺其大夫國佐

公如晉

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

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於是楚子鄭伯伐宋彭城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

帶魚府以三百乘戌之則其曰復入何譏不在於納也納者復其位之辭也大夫歸則言復歸入言復入者位已絶者也杜諤氏曰復入重於入入重於復歸復歸重於歸志惡之淺深也此叛也則曷爲不言叛罪不止於叛也楚既得鄭即圖宋魚石援仇讎以賊其宗國其事同其罪異則各書其重焉耳是故大夫入邑必言叛據宋公之弟辰晉荀寅士吉射苟言復入則不言叛入必言所自據宋華亥向寧宋公之弟辰及公子地皆言自陳入苟言故則不言

所自舍宋魚石言復入者惟晉欒盈皆言故者也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氏傳曰拜朝也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爲下曰薨月也據來朝著例不月

築鹿囿

公羊傳曰譏有囿矣又爲也孫莘老曰春秋興作皆書雖城池之固門廐之急無遺焉重民力也況耳目之玩一身之娛哉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公子嬰齊帥師見於經者詳矣侵宋曷爲稱人不足以病宋也於是宋師圍彭城嬰齊侵宋救彭城也既而諸侯圍彭城楚師不復出故略言之當悼公之興

楚將失鄭何宋之及圖是故雖晉侯自將以救宋亦

不書略之也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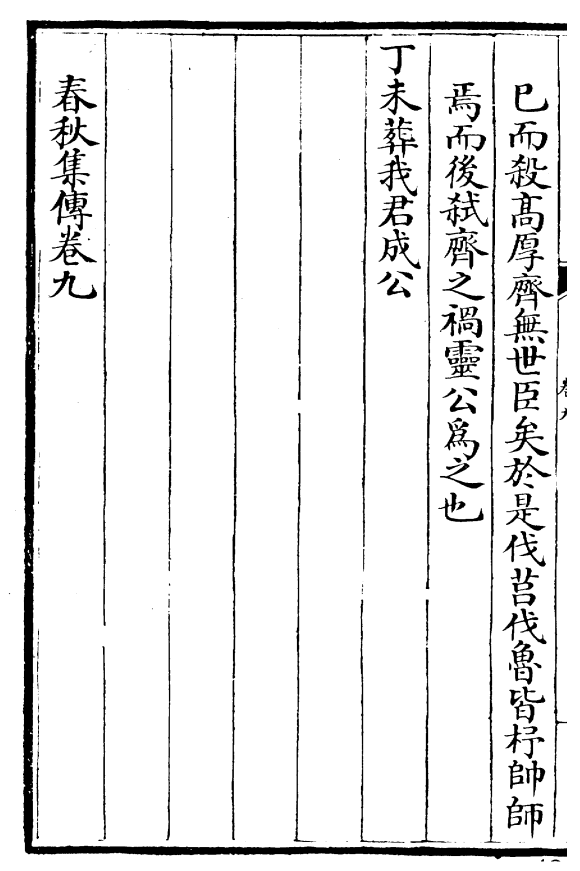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

于虛打

謀救宋也其不日以吾大夫會之也陳氏傳曰崔杼

嘗奔衛不言歸其再見何齊納以爲大夫也齊之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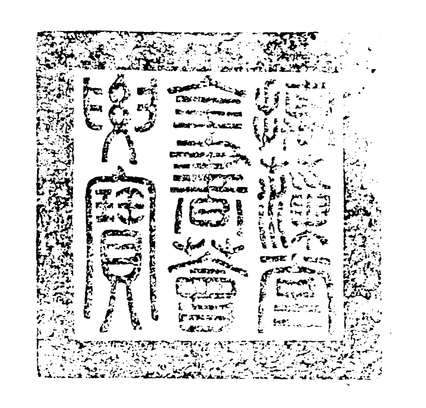
靈公爲之也前年逐高無咎今年殺國佐而杼當國



已而殺高厚齊無世臣矣於是伐莒伐魯皆㪅師師焉而後弒齊之禍靈公爲之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集傳卷九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編修臣張秉愚

謄録監生臣于飛鳳